

第一章

異國童年

—

日本・東京

“噢，好胖的男孩兒！”

阿葉欣喜驚嘆着俯下身去，從躺在榻榻米上的女主人身邊抱起哇哇啼哭的嬰兒，長跪着側過身，熟練地解開衣襟，掏出碩大的乳房，將乳頭往孩子嘴裡輕輕一堵，哭聲戛然而止，咕嘟咕嘟的吸奶聲，像在吟詠一首甜美的抒情詩。

望着阿葉白淨的臉上呈現出慈祥的笑容，細長的大眼睛裡充滿了母愛的柔情，女主人長長地舒了一氣。她轉臉對門邊站立的丈夫微笑着說：

“仲愷，這下好了，肥仔再不會餓肚子了。”

廖仲愷含笑點點頭，他沒說話，心裡在呼喚着兒子：

“承志啊承志，快快長大吧，有你繼承我們的志向和事業，即便孫先生派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義無反顧，再無後顧之憂！”

七十年後，《人民中國》雜誌與日本東方書店合作出版《我在日本的青春》一書。日方總經理安井正幸先生寫了一



廖承志 1908 年 9 月 25 日出生於日本東京大久保。原籍廣東惠陽鴨仔埗。襁褓中的廖承志（左前）與父廖仲愷、母何香凝及姐廖夢醒在東京留影。

封請求信，希望年已古稀的廖承志為《我在日本的青春》一書作序。當時廖承志正在住院，不久，編輯部收到了翹首盼望的回音，負責人劉德友拆開信封一看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樂在眉梢。除了《序》以外，在一疊紅色橫槓紙上，廖承志還親自用日文寫了一篇回憶文章《我的童年》，分明是圓珠筆所寫，但字跡濃淡相間，錯落有致，很有狂草書法的力度。

劉德友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，一口氣讀完這篇用日文寫的《我的童年》。不消說，日文是上乘的，不僅用字遣詞得心應手，而且妙語連珠，朗朗上口。如果向不知情的日本人說，這是出自一位日本著名的散文家之手，他們也會完全相信！

廖承志把異國他鄉坎坷的經歷，寫得親切、風趣、幽默、生動，那縷濃濃的親情，如詩如畫，如歌如潮。讀着讀着，便如身臨其境，親眼目睹。劉德友情不自持，心跳加速，眼角濕潤。多少年過去後，文章中的一段，他還幾乎能一字不漏地複述：

“我知道我出生的地方確實是大久保。當時我只哇哇地喊個不停，記憶當然沒有。由於母親反復對我說，‘你的出生地是大久保啊’，因此能夠斷言確實是大久保。”

“1927年，我青年時代在東京落腳時，當時神田中華第一樓的老闆、母親的好友伍瓊石先生證實我的誕生地是大久保，同時擺出嚴肅的臉孔對我說，我的乳娘是一個剛強的白瓜子臉的叫作阿葉的日本女子。因此，我是在大久保出生，又是靠日本女性的乳汁長大的。長大以後，我被貼上‘親日派’的標籤，也許確實是命運安排吧。正如有煙就有火一樣，我在日本出生，靠日本女性的乳汁長大，這是不變的事實。這雖然是事實，但在我的記憶中已完全空白，因此只能從一些記憶殘留下來的地方，追索七十年前的一鱗半爪，逐

個字逐個字地堆砌起本文。”

“當時，我追問伍瓊石先生：‘葉姨還健在嗎？’他好像也不了解，葉姨的全名也不知道，想像起我像一隻小水獺似地咬住葉姨乳頭的樣子，自己不禁發起獸來。假若葉姨還健在的話，無論如何也希望與她一聚。若她不幸已成了故人，我衷心地為她祈求冥福。”

劉德友總編輯感慨萬千：面前寫文章的不是別人，是已擔任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、中日友好協會主席的廖公啊！才氣橫溢，能寫一手好文章，這暫且不論，就說他身居高職，對一位不知名的普通日本婦女的養育之恩，竟銘記心頭，七十多年不曾淡忘，僅這一點，就不難看出，廖公為人，多麼重情義！

二

中國·廣州

頑皮恐怕是男孩子的天性。何況肥仔又出生在猴年。

三歲那年，父母受孫中山所託帶肥仔回廣州工作過一陣。

有一天，父親帶給他一隻毛色油亮、聰明伶俐的小猴，肥仔欣喜若狂，手舞足蹈，樂不可支。他屬猴，彷彿與猴有不解之緣。

白天，他與小猴一起爬上蹦下嬉笑打鬧，晚上，他扯開被子邀小猴同床共枕，形影不離。如此朝夕相伴，竟達半年之久。

五十年代，廖承志出訪鄰國越南。

那天，他應主人邀請到公園遊覽，突然，一隻小猴蹦到廖承志肩上，抓耳撓腮，毫不懼怕。主人正要“救駕”，廖承志早已伸手把小猴摟到懷裡，又摸腦袋又貼臉，好不親熱。

主人驚喜，盛情送猴。廖承志欣然接受，帶回國內家中。

他白天工作甚忙，無暇與小猴玩耍，每天晚上回到家中，向母親請安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小猴嬉鬧。瞧他，與小猴在牀上翻滾，在地下追逐，滿臉欣喜，樂此不疲的模樣，誰能相信面前是位年過不惑，該知天命的部長級幹部。

後來，只因小猴的主食香蕉，在北京太貴且常常缺貨，小猴沒有香蕉，便沒了精神和靈氣。廖承志不忍心，戀戀不捨地把小猴送到北京馬戲團去了。

以後，廖承志還養過小貓、小狗。尤其是一隻叫“摩哥”的北京犬，直至他去世前，摩哥一直與他朝夕相伴、同牀共眠。

廖承志對動物的那份珍愛，至死沒變。

日本·千駄谷

孫中山領導的“二次革命”失敗後，父母帶廖承志和姐姐廖夢醒又一次亡命日本。

在狹窄的船艙裡，一覺醒來，肥仔習慣地伸手一摸，身旁空蕩蕩的，此時才陡然想起，因為船上不能帶動物，小猴已經被爸爸送人了。他趴在木板牀上好傷心，一想到往後自己醒來時，再看不見小猴歡蹦亂叫的快活模樣，他的淚珠就像斷線的珍珠，成串地滾落枕邊。

不過，一到新居千駄谷，大片綠油油的稻田，淺草熱鬧的玩具店，十二層高的展望台，尤其是養了許多飛鳥走獸的

動物園，很快替代了肥仔對小猴的思念。

剛到五歲的那天，媽媽拿出一件深藍色的帶薩摩式花紋的和服，一雙可腳的小木屐給兒子穿上，肥仔興奮極了，他揮動雙臂，像隻快樂的小喜鵲飛奔出門，盡情狂舞。

廖仲愷和何香凝相視一笑，他們知道肥仔準是又去找隔壁人力車行老闆的女兒小梅玩耍。

小梅比肥仔略大幾個月，烏黑的頭髮往上梳，在頭頂結個桃瓣形的髮髻，雙眼皮大眼睛又明又亮，脾氣極好，眼角總帶笑。他們每星期請小梅過來吃幾次飯，在飯桌上，她舉止文雅，很有教養，聽見好笑的事，她用肘輕輕碰一下肥仔，抿嘴竊笑，頗有大家閨秀風範，一家人都喜歡小梅的乖巧和靈秀。

其實，只有肥仔知道小梅還有“絕招”，要說跑和跳，小梅都比不過他，只是一玩扮醫生的遊戲，小梅的手腕力量比自己大，他常常被推倒在地上，像隻大青蛙似的趴在那裡“捱針”。

肥仔時而頑皮得離譜。

有一回家中來客，飯後，父母和姐姐一起去送客人，走到大門外又寒暄了一會。待大家回到屋裡，姐姐首先驚叫起來：

“媽媽，肥仔不見了！”

父母起初不在意，誰知屋裡屋外找了個遍，竟無蹤影。眼看天黑下來，媽媽急得落淚了，一向沉穩的爸爸已經有些心慌，忙着出屋換鞋，準備去警察局報警。

“媽媽，好像櫥裡有聲音！”還是廖夢醒耳朵尖，她聽到壁櫥裡似乎有動靜，大叫起來。。

媽媽衝過去拉開櫥門一看，肥仔蜷縮在櫥子裡，雙目緊閉，臉蛋像隻熟透的紅蘋果。媽媽抱起兒子又搖又喊，可肥

仔怎麼也不睜眼。

還是爸爸仔細，他湊近兒子嘴邊聞了聞，撲哧笑出聲：

“香凝，不必驚慌，肥仔是醉了！不信？你看看桌上的酒杯！”

當媽媽的一看，可不，桌上所有酒杯個個底朝天！

何香凝完全能想像出兒子爬上桌子，左顧右盼之後，急急忙忙端起一個個酒杯一飲而盡，頓時覺得頭昏目暈，心裡又害怕，趕緊搖搖晃晃爬進壁櫥的模樣，也忍俊不禁，樂出聲來。

肥仔時而靜如處子。

他喜歡看媽媽作畫，白紙一張，媽媽毛筆唰唰幾下，瞬間，一隻金色雄獅在怒吼，要不，一隻斑斕大虎在猛撲，真像極了神極了。

往往這時候，肥仔雙手托着胖嘟嘟的腮，趴在旁邊一動不動地凝神觀望。

肥仔時而猛如虎。

他喜歡手握竹竿木棍，上下翻飛左戳右擋，口中還念念有詞，儼然綠林好漢，專打天下不平！

父母總是忙，無暇細問。他們寬容肥仔的頑皮好動，只不允許他任性撒嬌。廖承志暮年之時曾回憶過這樣一件事：

“母親買給我一把長柄刀，當然是在淺草的玩具店。我不禁欣喜若狂，不顧地方就把刀耍弄起來，因此立即被母親斥責。我垂頭喪氣跟着母親坐人力車回家，在返抵千駄谷家前，竟大意把要緊的刀掉到車輪中，弄斷了。我像猴子一樣大聲哭喊，最後被父親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幾巴掌，才醒定過來，這是我兒童時代的頑皮事。”

肥仔從小喜愛詩詞的意境。

廖仲愷夫婦喜愛詩詞，只要有空，他們經常朗讀唐詩宋

詞給孩子們聽。充滿感情地講解詩詞中所描寫的祖國錦繡江河山川，所抒發的愛祖國愛家鄉的濃郁情懷。

爸爸驚喜地發現，兒子對詩詞有濃厚的興趣和非凡的記憶！每回自己講詩讀詞時，兒子總是神情專注，凡是教他讀過一遍的詩詞，下次再問，他依然能朗朗上口。

其實，肥仔對詩有特殊喜愛還有另一層原因：

爸爸經常外出，一走總不能按時回家。媽媽雖然不說，但是經常不安地翻看日曆。肥仔好多次從夢中醒來，都看見媽媽獨坐燈下，翻動桌上那疊詩稿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如訴如泣，哀婉動情。

“風已起，
簾外柳花飛絮。
月照危欄人獨倚，
忽聞雙燕語，
添我閒愁幾許！
回首故人何處？
更那堪雲山萬里，
諳天涯情味。”

肥仔不完全懂內容，但是，媽媽發顫的聲音和臉上滾落的淚珠讓他心靈震顫，他依稀體味到，硬朗堅強的媽媽嘴上不說，心裡一定在擔心爸爸。

他去問過姐姐為什麼？姐姐悄悄對他說：

“爸爸是革命黨，壞人到處要抓他，媽媽怎麼不擔心呢？”

肥仔似懂非懂地點點頭。

日本・澀谷

廖仲愷、何香凝追隨孫中山回國組織革命活動，受到清廷追查，不得已再次帶着兩個孩子亡命日本。在澀谷安了簡陋的新家。

從新家走五分鐘左右，就到達青山六丁目孫中山先生的住宅。

在澀谷新居，父母親對肥仔進行嚴格教育。朱執信先生有空也考一下肥仔的算術。父親笑嘻嘻地在旁邊觀看兒子握着鉛筆的小手的動作。對五六歲的淘氣兒童來說，沒有其他東西比算術更麻煩了。肥仔張開口想打哈欠之際，父親就對他投以炯炯的目光，肥仔覺得簡直像動物園裡老虎的眼，他急忙地停止打哈欠，心中想起甜甜的小梅來：

哎，與做算術相比，他情願像池塘裡的青蛙一樣，趴在地上捱小梅“打針”呢……

恐怕拿破崙凱旋歸來之時，也沒有肥仔這會兒那麼神氣。他考上小學了！而且破例被編入二年級！

直至七十年後，廖承志還記得當時考試的情景：

“我隨媽媽走進一座大房子，然後走出三位先生，一位是下巴蓄有像馬鬃那樣的鬍鬚，頭頂禿得像電燈泡一樣閃閃發亮的法國人，使我驚訝的是西洋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。這位鬍子法國人片刻空閒也不給我，接連不斷地提出問題，其內容至今我還記得。

‘你今天早上幾點鐘起牀？’

‘六點。’

‘你自己一個人吃早飯嗎？’

‘不是，我和父親、母親、姐姐一起吃。’

‘你喜歡哪種遊戲？’

我一下怔住了。雖然是個孩子，但我也知道萬不能說出喜歡扮醫生的遊戲。於是，我嘟嘟囔囔地胡謔了幾句。

‘是鞦韆吧？’

我想起在澀谷新居的大院子裡有一個鞦韆：‘是，是鞦韆。’

鬍子笑起來，‘很好，回答下一位老師問題吧。’

這次是位日本先生。他頭髮花白，留着一撮日本式小鬍鬚，眼鏡深處露出銳利的目光。他出的是算術題。加減計算很快應付過去了，其他的我都不懂。小鬍子微笑起來，‘不錯，編入二年級吧！’”

肥仔洋洋得意走進屋，正要脫鞋，突然從旁邊伸過一雙雪白柔滑的手脫下他的鞋，肥仔茫然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位梳日式髮型的日本女子，白嫩的皮膚，圓圓的臉龐，身材長得勻稱豐滿。她把手中的鞋子頭向外整齊放好，微躬着身子柔聲問道：

“少爺，入學考試順利通過了吧！”

“已經考完了，編入二年級。”

“恭喜少爺！”她是新來的女傭人，叫阿鶴，雖然尚未成婚，但對肥仔特別疼愛。她有像媽媽一樣的愛心，又有似姐姐一樣的柔情，肥仔非常喜歡她。

萬沒想到，學校並不是溫暖的家！

三十一個同學中只有肥仔一個是中國人，儘管他穿着和班裡同學一樣的和服、一樣の木屐，說的是一口純正流利的東京日本話。

筆者1991年11月隨中國代表團去東京訪問。在宴會上，廖公的老朋友、日中友好協會會長、年近九十的宇都宮德馬先生多次提起：

“廖承志先生的日語講得比我好！”

坐在筆者旁邊，在中國出生、長大，能講一口流利漢語的橫川健先生解釋說：

“這是真的，因為廖公的發音不僅是東京口音，而且是東京江戶口音，就好比是中國人不光會講普通話，還能講地道的有京腔、京韻的北京話一樣。”

然而，語音再準也沒有用，只要肥仔答不出問題，日本老師就惡狠狠地說：

“你這支那豬，當然啥也不懂！”

面對這樣的咒罵，肥仔憤怒地漲紅了臉，是啊，他從懂事至今，在爸爸媽媽的保護下，沒嘗過被侮辱的滋味，他不能容忍任何人罵他是豬！他緊閉着嘴，拒絕回答任何問題。

老師被激怒了，像發狂的狼一樣嚎叫：

“我早料到中國人像豬一樣笨，日本人就不會這樣！”

有老師作榜樣，同學們更加肆無忌憚。一下課，就有幾個同學圍着他喊：支那豬，支那豬！有的撕扯他的衣服，有的則抓起他的書往地上扔。

肥仔怒不可遏，衝上去與欺負他的幾個同學扭打成一團。

瞧着放學回家的兒子，衣服髒了，褲子破了，臉上抓出了一道道血痕，爸爸厲聲斥道：

“肥仔，你為什麼與同學打架？”

兒子倔強地喊道：

“他們為什麼罵我支那豬？！為什麼老師也說中國人都像豬一樣蠢？”

媽媽明白了，沒說話，只是把肥仔攬到懷中，輕輕拍打着兒子身上的土。

母親無言的撫愛，一下打開孩子心中的淚泉。肥仔撲在媽媽懷裡嗚咽出聲：

“媽媽，爲什麼別的同学回答不出問題老師不罵？爲什麼老師這樣瞧不起中國人？這樣討厭我？”

廖仲愷、何香凝交換了一下目光，他們知道：上學後的兒子已經開始走向生活，必須明白社會的真實，必須直面慘淡的人生，必須知道自己的根，知道自己民族受歧視的根源。

晚上，廖仲愷把女兒、兒子叫到身邊，他講起了自己的家庭歷史：

祖父爲生計出洋美國，祖母在舊金山生下他，他耳朵裡經常聽到白人辱罵中國人是“黃狗”，看到白人流氓用石塊、木棍等兇器襲擊中國人。有時中國婦女挑着洗衣籃子好好地走在街上，被白人強行攔住踢翻、踩爛。至於白人襲擊華工住宅、殺人、搶劫財產的事情，更是時有耳聞。

肥仔聽着聽着，不禁握緊了小拳頭，他氣憤地問：

“爸爸，爲什麼我們中國人這樣受欺負？爲什麼西洋人東洋人都看不起中國人？”

“孩子，是因爲我們的祖國太落後，太窮困。過去的清朝太腐敗，太無能，無力保護生活在海外的華僑，現在則是軍閥混戰，魚肉人民，國家依然是貧窮落後，所以我們華僑便像沒娘的孩子，處處受歧視，受欺侮。”

“那我們中國沒有希望了？”姐姐含着眼淚問。

“是呀，”肥仔也很難過地皺緊眉心，說：“我們在日本，也沒辦法幫助國家呀！”

“不，我們有辦法！只要我們團結一心，堅持國民革命，和北洋軍閥作鬥爭，我們……”

“仲愷！”何香凝一聲招呼陡然打斷了廖仲愷的思路，他從妻子目光中讀懂了一切，便不再說下去。何香凝攬過一雙兒女，語調威嚴地說：



1916年4月，
廖承志與孫中山在日本東京。

“爸爸講過的話只能用心記住，絕不能出去說，外頭有壞人，他們聽到會把爸爸媽媽抓走的，懂嗎？”

肥仔點點頭。何香凝從兒子清亮單純的眼睛裡看到了一線震驚和震驚後的思索，她明白兒子天真爛漫的童年時代已經結束了，他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開始長大！

三

1915年10月25日，爸爸媽媽給一雙兒女換上新裝，喜盈盈去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婚禮。

婚宴設在二樓一個大客廳裡，八幅屏風橫列中央，左右擺着插有盛開鮮花的青瓷大花瓶。

客人真多，人們紛紛端着碩大酒杯，向新郎新娘敬香檳酒，日本朋友犬養毅放聲唱起《祝福歌》。

廖仲愷、何香凝向前與新郎官親切握手，向新娘道喜。跟在他們身後的肥仔瞪大眼睛看着第一次見面的新郎官：

他肩寬胸挺，蓄着八字鬚，臉上的微笑謙和莊重，給肥仔一個強烈的感覺：他是個能走遠路、幹大事業的人！

新娘年輕漂亮，嫁衣精美，像故事書中描寫的天仙！

媽媽拉過看得出神的兒子，指着新婚夫婦說：

“肥仔，快叫叔公叔婆！”

“哦，這就是承志？”新郎官孫中山向肥仔俯下身子，笑容滿面地壓低聲音問：

“聽說你畫畫不錯，畫過一張漫畫送人，把人家氣得滿臉通紅，哇哇直叫！有這事吧？”

肥仔聽出叔公稱讚的語調，眨眨眼頑皮地點點頭。

他知道孫叔公和爸爸是最親密的朋友，一定是爸爸告訴

他的。

那是不久前，有個認識爸爸的人來家中看望，要承志給他畫幅畫。肥仔記得爸爸說過，這家伙跟特務機關有聯繫，要多提防。望着那張堆滿媚笑的臉，他彷彿見到罵自己“支那豬”的老師，心頭湧起一陣憎惡，他略一思索，三下兩下畫出一幅法國人和中國人一起痛打日本人的漫畫，往來人手裡一遞。那人看了畫，氣得哇哇叫。

“好孩子，”美麗的叔婆把肥仔擁在懷中，溫柔地說：

“我們兩家離得很近，你和姐姐常來玩，好嗎？”

“對，歡迎你們經常來玩，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。‘御婆樣’，你同意嗎？”叔公站在一旁笑着補充。

“同意是同意，只是要加個條件，肥仔，不能妨礙叔公叔婆工作和休息！”何香凝攬過兒子叮囑着。

肥仔興奮地點着頭。他喜歡叔公叔婆，他有許多問題要向他們請教呢。

隔了幾天，媽媽又帶着肥仔走進孫中山家，她與坐在沙發上看報的叔公打過招呼，叮囑肥仔不要頑皮，自己便與叔婆說說笑笑，進裡屋去了。沒有媽媽在，肥仔可解放了，他依偎在叔公懷裡，毫無拘束地問出了第一個問題：

“叔公，我想不通，您為什麼叫我媽媽‘御婆樣’？我問過媽媽，日語中‘御婆樣’的意思是女管家，可我媽媽給您管過家嗎？我怎麼不知道呢？”

“肥仔，那時候還沒有你呢！”孫中山拍拍孩子的小腦袋，不無感慨地回答：

“你媽媽很勇敢，很不容易，她是我們大家信賴的‘御婆樣’……”

原來，孫中山於1905年7月從歐洲再次回到日本，準備“召集同志，合成大團”。7月30日，孫中山以興中會、華



竊取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軍閥袁世凱於 1915 年 12 月復辟稱帝。由於全國人民的反對，袁世凱被迫於 1916 年 3 月 22 日取消帝制。消息傳到日本後，1916 年 4 月 9 日，孫中山（前排右四）、宋慶齡（前排左四）、廖仲愷（後排左二）、何香凝（前排右三）等和日本友人在東京舉行“帝政取消一笑會”以示慶祝。年幼的廖承志（在孫中山前）和姐姐廖夢醒（前排左二）也隨父母一起參加了集會。

興會、光復會三個組織的成員為骨幹，集合十餘省的留日學生中的精英，在東京召開成立同盟會的籌備會議。

8月20日，在赤坂區靈南坂本金彌住宅舉行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，“時到會者約百人”，衆推孫中山為總理，黃興為庶務（相當於協理），並推出執行部、司法部、評議部負責人。這意味着：指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全國性的革命政黨，從此日起誕生了！

那時，因為中、日、俄關係的緊張，日本警察對於中國留學生監視極嚴，橫施壓迫。孫中山提倡革命的名聲，早已為日本當局注意。

同盟會籌備會後的幾天，孫中山雖以中野的名字住在客棧，但很快就發現日本警察對他的革命活動多方進行刁難與阻撓，旅館的女傭人也受人指使，監視他人來客往的情況，甚至藉口送水，偷聽他與同志們的談話。為了保證同盟會的順利組建及其以後活動的正常進行，孫中山決定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辦事。

此時，他想起了已經見過兩三次面的廖仲愷、何香凝夫婦。他們曾堅決地表示想參加革命工作，願為推倒清廷，建立民國“效微力”。而且他們又有自己的“貸家”（日本出租的房子）住。如果利用他們家進行集會和開展活動，那就安全和方便多了。於是，他委派了黎仲實去找廖仲愷、何香凝夫婦。

8月6日，黎仲實敲開小石川何香凝“貸家”的屋門。當時正好暑假，廖仲愷為籌措下一學年的費用和接留在香港的女兒，已經回香港去了。黎仲實坦率地說明了來意：

“孫中山先生希望你們搬搬家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何香凝十分意外。

黎仲實原原本本講了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目前的危險處

境，最後說：

“孫先生希望你們在另外一個交通方便的地方，找一所‘貸家’搬進去，並且不要用日本人做女傭人。”

何香凝回答十分乾脆：“爲進行革命的事要我搬家，這是毫無問題的！只是……”

“您還有什麼困難嗎？”

“不瞞您說，我最感困難的是吃飯問題。我不會燒飯，在平常，我除了學習、畫畫，就會‘飯來張口’，女傭人弄什麼，絕不聞問的。如果不用傭人，我怎麼辦呢？”何香凝說到這兒，又果斷地搖搖頭說：

“不過，這也沒啥，不會燒飯，我可以馬上跟傭人學，爲了革命，夫人學婢女，這也算不了什麼。仲實，我也是實話說，我們另找‘貸家’搬開是可以的，只是仲愷不在，屋裡沒有自來水，每天到外面去弄水，倘若不用傭人，我自己實在沒辦法。”

“那就請你快找房子搬吧，吃水的事，我來替你弄就是了。”

“行！”何香凝立即爽聲答應說：“您去回報孫先生，找好了‘貸家’，我馬上搬！”

孫中山聽了黎仲實的匯報後，十分高興。第二天晚上，孫中山和黎仲實來到了何香凝家裡。黎仲實提出：願意介紹何香凝加入中國同盟會！何香凝筆走龍蛇，激動地填完盟書。

在介紹人一欄，黎仲實簽上自己的名字後，遞給孫中山先生：

“孫先生，按加盟的手續，要有兩個人簽名啊！”

孫中山也不多說，掏出自己的鋼筆，在盟書介紹人一欄裡填上三個字“孫中山”。何香凝便成爲中國同盟會的第一

位女會員。

之後，孫中山又給何香凝講了些進行革命的事，臨走時，緊緊握着何香凝的手，眼睛裡閃爍着信賴和期望的目光：“祝賀你成爲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！我真爲同盟會有你這樣的女管家高興！我相信你能成爲同盟會最好的……”孫中山想了想，選了一個最合適的日語名詞：“對，最好的‘御婆樣’！”

孫中山、黎仲實離開後，何香凝興奮、激動得徹夜難眠，乾脆開始收拾東西，設想着明天的日程：第一，到留學生最多的神田區找一間“貸家”，房子要大，便於同志們集會，地理位置要好，交通便利，靠近中國留學生會館，租金肯定要貴，不管他，再想辦法籌錢；第二，向女傭學會燒飯，做小菜！要細心看她如何淘米下鍋，怎麼添水燒火。米放多少？水加多少？火燒的時間長短，都要留意。至於做日本菜，這不難，爭取幾天就學會，早日搬家……若說有點不安的，是自己學了日本女工的手藝後，就要請她走了，其實她們相處挺不錯，若不是爲同盟會工作，她真不捨得放呢……

當何香凝搬進神田區那間兩層樓房的“貸家”後，一面仍在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就讀，一邊開始其“學生兼女工”的新生活。

何香凝的新居便成了孫中山召集同盟會開會的通訊聯絡機關。孫中山每星期要在她家召集兩三次同盟會骨幹分子會議，籌劃各種革命工作。常來“貸家”開會的有黎仲實、汪精衛、胡漢民、黃興、章太炎、張繼、居正、古應芬、鈕永建、馬君武、劉成禺等人。

按照日本人的規矩，來人進門要脫鞋，人多了，鞋子在門口成堆，這容易引起日本警察和清廷走狗偵探的懷疑。因

此，孫中山每次召集會議，何香凝除了做好看門、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，還專門做收藏鞋子的工作。平時，各地寫給孫中山的信函，凡是郵件上寫有“中山”、“高野”、“逸仙”、“孫宅”收的信件，何香凝親自一一收妥，轉交給孫中山。同盟會的一些文件，孫中山也多委託何香凝收存與保管。

待廖仲愷從香港回來，何香凝成為丈夫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之一。

在留學日本期間，何香凝數年如一日，默默地擔負着孫中山交給她的各項工作。她不怕麻煩，不辭辛苦，只要對革命工作有利的瑣事，她都樂意去做。她與廖仲愷的寓所雖搬遷過好幾回，但卻一直是同盟會秘密的聚會場所和聯絡機關……

當然，肥仔還太小，孫中山不可能給他講太多革命內容，只是講了何香凝的為人：

“肥仔，你要好好向你媽媽學習。她是富家千金，與你爸爸結婚時，還陪嫁了兩個丫頭。她學習之餘，全部精力都用以照顧你爸爸，正是因為她的賢惠和經濟資助，你爸爸才完成了在香港皇仁書院的學業。”

“後來，你爸爸為探求救國真理，決意赴日本留學，可是他父母早已雙亡，親戚都沒有一個人肯幫助他。正在你爸爸為去日本沒有經費而唉聲嘆氣時，你媽媽毅然將陪嫁的珍珠、寶石、翡翠、金銀首飾和家私變賣，連同做姑娘時攢下的私房錢一千多元，共湊得三千餘元，才有了夫婦兩人東渡日本的路費和學費。”

“那年，你爸爸回香港接你姐姐去了，你媽媽為了我們同盟會開會活動方便，辭了女工，把家搬到了留學生最多的神田區，我和其他叔叔就常到你們家去，你媽媽經常免費招

待來開會的人吃飯，還盡量做些好菜。我要用錢，手頭沒有了，她總是從自己並不寬裕的留學費用中，拿出十元、二十元乃至五十元給我，平時自己卻省吃儉用。說真話，你媽媽做飯菜的手藝並不高明，但她熱情周到、克己奉公、待人接物的態度，還有她任勞任怨、踏實肯幹的精神，確實令我稱道和由衷佩服，我認為她是同盟會的好管家，稱她‘御婆樣’，大家也都公認你媽媽是難得的好管家，於是大家就都親切地稱呼你媽媽‘御婆樣’。”

“噢，原來是這樣！”肥仔懂事地點點頭。

“肥仔，你知道不知道你媽媽為什麼會學美術嗎？”

肥仔眨眨眼睛，搖搖頭：“我猜她喜歡畫畫！”

“當然，她是喜歡畫畫，也有這方面的天賦，沒到日本留學前，你爸爸有美術的業餘愛好，在廣州時常常到畫家伍莊處學習繪畫，回到家中，看你媽媽唸書感到困乏時，你爸爸就耐心教她學習美術，她學繪畫是從此開始的。不過，她到日本留學時，開始並沒專攻美術，她在女子師範預科結業後，考進東京目白女子大學學習。這段時間，她除努力完成學校裡的功課外，還請朱執信教她數學，讓胡漢民教她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你爸爸當然是不斷指點，於是，你媽媽的學識，獲得飛躍的進步。後來她得胃病，休學半年。正是這半年間，我們在國內組織武裝起義，需要設計起義的軍旗和佈告、票證的圖案，這樣，你媽媽在你爸爸的支持下，就決定改學美術。”

“那是1907年，對，就是你出生的前一年，你媽媽進入東京本鄉美術專科學校，學繪畫。她除了跟老師端管子川先生學畫山水、花卉外，每星期還兩次到日本畫師田中賴章家裡，去跟他學畫老虎、獅子等動物。日本老師欣賞你媽媽有天分，又很勤奮，對她教得非常認真。第二年九月，生下你

這個胖兒子之後，她繼續在美術專科學校學習，直到1910年秋天畢業！在辛亥革命過程中，她曾拿着畫筆為起義軍設計軍旗等圖樣，她的畫筆，在打擊敵人、喚起民衆、結交友人等方面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。很不簡單咧！現在要論繪畫水平，你爸爸可要當你媽媽的學生了，哈哈……”

肥仔朗朗地笑了，興奮得臉蛋通紅！

難怪書裡常說：“燈下黑”。他與媽媽朝夕相處，可今天從孫叔公這裡，他第一次知道媽媽那麼多“秘密”，他真沒想到，自己的媽媽竟如此勇敢和能幹！再說，他注意到，孫叔公說起媽媽這些往事時，充滿着讚賞的口吻！哪個兒子不爲自己有個受人尊敬的好媽媽而感到自豪呢！

回家的路上，八歲的肥仔緊緊依偎在媽媽身邊，嘴裡一直在輕聲哼唱着：

“我有一個好媽媽，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我永遠愛你！”

這是廖承志一生熱愛和孝順母親的一個新起點！

有一天，肥仔跟爸爸走進孫叔公的書房，天哪，那麼多書！四壁掛滿了各種地圖。叔婆輕聲介紹說：每晚叔公最喜歡的事，是鋪開巨幅中國地圖，在上面勾畫出河道、港口、鐵路等等。

“肥仔，這胳膊上怎麼破了？”叔婆心疼地問。

肥仔滿臉怒容地說了原因，他在學校裡爲了維護自己的人格和中國人的尊嚴，時常要和他的日本同學打架。

“我恨死日本人了！”

“怎麼，所有的同學都欺負你？”孫叔公關切地問道。

“不是，我和大多數日本同學都相處得很好，我還有一個特要好的朋友，每回誰罵我，他都幫我去打架呢。”

“這就對了，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壞，日本人裡是有區別的，有朋友，也有敵人。想當初我第一次到日本來，一句

日語也聽不懂，而宮崎滔天先生既不懂中文，也聽不懂英文。”

“哪怎麼辦呢？”肥仔急得抓耳撓腮，瞬間，緊皺着的眉頭又舒展了，眼睛裡閃爍着聰慧的目光，大聲嚷嚷着：

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！你像我媽媽一樣，畫畫，對不對？”

“畫畫？”孫中山略微一愣。

“對呀！”肥仔興奮地說：“我聽我媽媽說，她剛來日本時，也是一句話也聽不懂，她上街買雞，就在紙上畫隻雞，要買魚，就在紙上畫條魚，不用講話，什麼都能買回來！”

肥仔滔滔不絕地講着，聽得出他對媽媽佩服得五體投地！

“肥仔，不是人人都有你媽媽作畫的天分。我和宮崎先生都不會作畫，是用筆寫漢字對話，知道嗎？中國和日本從遠古之時就有文化交流，過去日本一直尊中國爲老師，在日本凡是上過學的人，都學過古代漢語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和宮崎先生還有共同的追求，共同的理想，這使我們感情交融，心靈相通，我們用筆談了整整兩個多鐘頭，寫了滿滿十幾頁紙呢！”

孫中山彷彿又回到當年的情景中，眼睛裡閃動着激動的淚光：

“他們一家待我像親人一樣，家裡本來很窮，他們瞞着我，上街當了冬天的衣服，買雞給我補養身體，買柴燒水給我洗熱水澡，不是一家人，勝似一家人啊！”

肥仔腦海裡浮現出阿葉慈母般的微笑，小梅甜甜的酒窩、阿鶴雪白柔滑的雙手，贊同地頻頻點頭。

“當然，對待壞人，一不要怕，二不要慌，三不要硬

拚，在人少勢單的情況下，多動腦筋，以智取勝。”

孫中山把肥仔抱在膝上，興致勃勃地說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：

有回出門，他碰上一個外鄉人，那人瞧他是小孩，便捉住他，說要帶他去海邊玩。他早聽大人說過有人販子，猜到那人不是好人，可那人身高體壯，論力氣自己不是他的對手，便假裝非常高興，還告訴他自己知道一條近路，於是，那人讓他帶路，他就領着那人左拐右轉，兜了一個大圈子，從村子的另一頭帶到家門口，突然高喊抓壞人，那人只好俯首就擒。

還有一回，村里來了一個跑江湖的蠻客，兇神惡煞，手持一把利刀，闖進他家新宅子，用刀指着正在桌前看書的他，吼叫着要他交出家中所有的金銀細軟。

那年他二十歲，彷彿非常聽話，他拉開抽屜後猛一轉身，長布衫被一個圓家伙高高頂起，他滿臉威嚴地說：

“老弟，可知道西洋人的火槍？這是我剛從美國帶回來的，最新式的手槍，能連發六粒子彈，只要我一扣扳機，你這胸口可就成了馬蜂窩了，怎麼樣，要不要試一試？！”

那人嚇得臉色蒼白，刀子一摔，搖晃着雙手一邊求饒，一邊往後退，被門坎絆了一跤，爬起來直衝門外，那速度，真比兔子還快！

肥仔聽得如醉如癡，忙問：“叔公，你有什麼新式槍啊？”

孫中山放聲大笑，洪亮的笑聲把肥仔都笑傻了，他揉揉肥仔的腦袋，好不容易止住笑，說：

“我哪來的槍啊，我是急中生智，用三個手指頭頂起了衣服。事後想想還真有點後怕呢！”

肥仔依在叔公身邊，興奮得直拍巴掌！

那是一個櫻花盛開的日子，爸爸媽媽帶上姐姐和肥仔興沖沖地來到東京梅屋莊吉先生家中。不一會兒，孫中山和宋慶齡來了，還來了許多中國朋友和日本朋友，大家見面握手談笑，比過年還要高興。

叔公攬過肥仔，親親他的額頭，轉身指着院內豎着的白底條幅說：

“肥仔，你也是學生了，叔公考考你，把條幅上面的內容大聲唸出來！”

肥仔頑皮地眨眨眼，眉眼都往外溢着笑容，彷彿在說，這點事是難不倒我的！他朗聲唸道：

“帝政取消一笑會。”

“讀得不錯。”孫中山點頭稱讚道，話題一轉又接着問：

“能解釋是什麼意思嗎？”

肥仔皺起眉頭想了想，不好意思地說：

“我只聽媽媽說，想當皇帝的那個什麼人死了，今天是慶祝，對不對？”

孫中山把他攬到身邊，點點頭說：

“對，那個想當皇帝的人就叫袁世凱，五年前，我們曾齊心協力推翻了清朝皇帝，希望建立自由、民主的共和國。爲了達到這個目的，我把臨時大總統的位子讓給他，希望他能爲建立中華民國建功立業。不想，那位當上大總統的袁世凱非要逆歷史潮流而動，又在北京重新稱帝，結果遭到了全國民衆的反對和聲討，弄得身敗名裂，被迫於上月22日取消帝制，你說該不該慶祝？！”

肥仔拍着巴掌大聲喊道：

“該慶祝，太該慶祝了！”

綠茵茵的草坪上，孫中山伸開手臂把肥仔攬在自己胸

前，與叔婆、爸爸、媽媽和姐姐，還有許多一起來開慶祝會的叔叔、阿姨，留下了珍貴的合影。

1937年春天，廖承志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尼姆·韋爾斯採訪時曾回憶道：

“同盟會在日本的領導成員我全認識，他們大多數人已經去世了。我曾經多次跟孫逸仙交談過，父親是他最親密的朋友。孫逸仙個子魁梧，蓄着八字鬚，儼然一副矢志不移的革命家氣派。”

“此外，老同盟會員當中，在我看來，稱得上真正革命家的，惟有的另一位是朱執信，1924年朱在廣州陣亡。其他人給我的印象不深。”

古人云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出生在二十世紀初葉，滅帝制、興民國、改朝換代大變革時期，廖承志與孫中山、宋慶齡、廖仲愷、何香凝、朱執信等當時中華民族中最革命、最愛國的一代人傑朝夕共處，無疑對他的品格，理想，追求乃至整个人生都產生深刻的影響。

第二章

子承父業

一

漂泊中的社會大學

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道路崎嶇、漫長，潮起潮落。廖仲愷與何香凝追隨孫中山先生，無論勝出任官職，還是敗北遭追捕亡命異邦，從未動搖，從不氣餒，而且總是合家隨同遷徙。

肥仔離開日本那所小學時，沒感到悲傷和戀戀不捨，他要回自己的祖國了，他不用再受老師辱罵，不用放學總攥着拳頭隨時準備還擊向他挑釁的同學了，他期待着回到祖國走進學校後，一定能像天上飛翔的小鳥自由歌唱，像水裡暢游的魚兒自由呼吸，他夜裡睡覺都樂出了聲。

他萬沒料到，自己就此告別了少年時代，提前進入社會大學。

爸爸媽媽帶着肥仔跟隨孫中山、宋慶齡從日本到上海僅僅兩個月，又從上海隨孫中山夫婦乘“海琛”號軍艦到廣州，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，宣告軍政府成立。廖仲愷被任命為財政部次長。